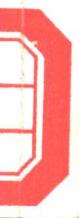


世 界 文 学 名 著 精 品

福 赛 特 世 家



〔英〕高尔斯华绥



远 方 出 版 社

福 赛 特 世 家

(英)约翰·高尔斯华绥

责任编辑:赵志忠 戈弋
封面设计:思维设计工作室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世界文学名著精品 /韩芳编译. - 呼和浩特:远方出版社
2000.1
ISBN7 - 80595 - 616 - 2
I .世… II .韩 III .文学 作品综合集·世界 IV .I1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1999)第 76737 号

世界文学名著精品
《福赛特世家》卷
远方出版社出版发行
(呼和浩特市新城区老缸房街 15 号)
内蒙古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市社科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 × 1168 1/32 印张:540 字数:12000 千
2000 年 3 月第 1 版 2000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 ~ 3000 册
ISBN7 - 80595 - 616 - 2/I ·251 定价:678.00 元
(上、下册定价:42.80 元)

目 录

第一部 资本家

第一卷

第一 章	珍的订婚宴会	(3)
第二 章	老佐里恩去歌剧院	(25)
第三 章	史悦辛家的盛宴	(43)
第四 章	盖新房子	(61)
第五 章	一个福赛特家族	(73)
第六 章	詹姆士的记叙	(82)
第七 章	老佐里恩鲁莽行事	(93)
第八 章	房子的样式	(103)
第九 章	安姑太之死	(113)

第二卷

第一 章	房子在建	(123)
第二 章	美好的夜晚	(132)
第三 章	跟史悦辛外出	(141)
第四 章	詹姆士亲自下乡探访	(154)
第五 章	索密斯和波辛尼互通信件	(167)
第六 章	老佐里恩游览动物园	(185)
第七 章	小倜摩西家的午后	(192)

第八章	罗杰家庭舞会	(207)
第九章	里希蒙夜晚	(217)
第十章	一个福赛特的评判	(230)
第十一章	波辛尼的假保	(241)
第十二章	珍出面拜客	(247)
第十三章	房子大功告成	(257)
第十四章	索密斯轶事	(266)

第三卷

第一章	马坎德太太作证	(272)
第二章	公园的夜晚	(286)
第三章	幽会在植物园中	(292)
第四章	地狱之行	(308)
第五章	判决	(321)
第六章	索密斯说出消息	(330)
第七章	胜利的珍	(343)
第八章	波辛尼死去	(351)
第九章	伊莲回家	(362)

插 曲 残 夏

第一章	(371)
第二章	(390)
第三章	(398)
第四章	(408)
第五章	(415)

第二部 在裁判所

第一卷

第一 章	惆摩西家里	(431)
第二 章	一个下台的名流	(443)
第三 章	索密斯要采取行动	(457)
第四 章	苏荷区	(464)
第五 章	詹姆士心神不定	(472)
第六 章	老去的佐里恩	(479)
第七 章	处子与童男	(491)
第八 章	佐里恩受人委托	(498)
第九 章	瓦尔得知消息	(507)
第十 章	索密斯迎新	(518)
第十一章	又逢故人	(523)
第十二章	发生在福赛特交易所里的事	(530)
第十三章	佐里恩发现自己的处境困难	(545)
第十四章	索密斯找到自己需要什么东西	(552)

第二卷

第一 章	第三代世家	(557)
第二 章	索密斯去试探其家族	(570)
第三 章	再次拜访伊莲	(581)
第四 章	福赛特家人最担心别人干涉的地方	(589)
第五 章	佐里去判决	(599)
第六 章	佐里恩迟疑不定	(609)
第七 章	达耳提和达耳提对话	(615)

第 八 章	发出挑战	(627)
第 九 章	在詹姆士家的晚宴	(634)
第 十 章	巴耳沙撒逝世	(642)
第十一章	惆摩西不让谬说流传	(648)
第十二章	侦察	(657)
第十三章	“我们再次重逢！”	(664)
第十四章	异国风味的夜晚	(677)
第三卷		
第一 章	索密斯上旅行	(681)
第二 章	蜘蛛网	(689)
第三 章	里奇蒙公园	(694)
第四 章	河流的另一边	(702)
第五 章	索密斯采取行动	(704)
第六 章	夏天	(708)
第七 章	夏天的夜晚	(716)
第八 章	等待的詹姆士	(720)
第九 章	脱网	(725)
第十 章	一个消逝的时代	(736)
第十一章	晕过去	(749)
第十二章	一个福赛特的出生	(758)
第十三章	通知詹姆士	(766)
第十四章	属于他的	(772)

插 曲 醒 悟

第三部 出 租

第一卷

第一 章	邂逅相遇	(807)
第二 章	小灵通——芙蕾·福赛特	(829)
第三 章	罗宾山的日子	(839)
第四 章	墓地	(849)
第五 章	归乡	(861)
第六 章	佐恩的日子	(873)
第七 章	女孩芙蕾	(879)
第八 章	草原的歌声	(887)
第九 章	郭雅	(893)
第十 章	三重曲	(907)
第十一章	二重曲	(915)
第十二章	变化无常	(924)

第二卷

第一 章	母子	(937)
第二 章	父女	(944)
第三 章	见面	(961)
第四 章	格林街	(973)
第五 章	纯福赛特事情	(980)
第六 章	索密斯的私事	(989)
第七 章	插手速来的珍	(1001)
第八 章	脱出羁绊	(1008)
第九 章	事情更糟	(1016)

第十章	下定决心	(1027)
第十一章	倜摩西的预言	(1032)
第三卷		
第一章	老佐里恩显神灵	(1046)
第二章	状供	(1057)
第三章	伊莲	(1065)
第四章	索密斯费心思	(1070)
第五章	满门心思	(1079)
第六章	绝望境地	(1084)
第七章	特殊使命	(1094)
第八章	阴郁的调子	(1104)
第九章	在橡树下	(1110)
第十章	芙蕾的婚礼	(1113)
第十一章	老福赛特	(1125)

第一部 资本家

……你可以回答
这些奴隶是我们的。

——威尼斯商人

第一卷

第一章 珍的订婚宴会

福赛特家喜事临门，那些有资格去参加的人都目睹了中上阶层人家那种既可迷乱人心，又富教育意义的兴盛气象。然而，在这些荣幸的人里面，任何一个稍具心理分析能力的人（此能力毫无金钱价值，正是福赛特家人未留意的），就能觉察这些场面不只是表面好看，也隐着一个被人忽视的问题。进一步说，他从这家族的集会里找到它之所以成为社会上有力组成部分的原因证据；显而易见，这就是社会的一张缩影；这一家族的任何两房之间都没有好感，任何三个人中间均无应有的同情，但是在这里他却可以找到那种神奇而且牢固的凝聚力。从这里他仿佛能够看出社会进化的前因后果，进而了解宗法社会、野蛮部落的麇集，国家的兴亡的来龙去脉。对这些事物略有印象，他就像一个人亲眼看见一棵树，在其他数不清的坚强和缺乏耐力的植物死亡的同时，从发芽到突出了显示那种坚强隐忍，不随波逐流的成功过程，同时，终有一日会看见变得枝繁叶茂，长着芬香而肥大的叶子，开着繁花，旺盛得有些令人妒忌。

一八八六年六月十五日，下午四点钟前后，在老佐里恩·

福赛特住的斯丹赫普门家里，一个旁观者如果恰好在场的话，就有幸目睹福赛特家的鼎盛时期。

今天这个宴会是专为庆祝老佐里恩的孙女珍·福赛特和飞力浦·波辛尼先生订婚而举行的。大家都来了，个个穿戴华丽，白手套、黄背心、羽饰和长裙令人眼花缭乱。甚至安姑太也欣然前来。在她弟弟倜摩西家里，平日深居简出；成天坐在那间绿色客厅角落看书、做针线；屋角放的那个插满染过的南美洲草的淡青色花瓶，就像是她的挡箭牌，客厅四壁挂着福赛特三代的画像。但今天连她也来了；笔直的腰板和虽老但安详的脸非常尊严——十足地代表这福赛特族的牢不可破的财产观念。

每当福赛特家族的人订婚、结婚，或者诞生时，福赛特各房的人都要到场；而当福赛特家族的人去世——可一直到如今，福赛特家族还没有一个死掉；他们是不死的，死是和他们的主张相背离的，所以他们对死处处留心；这是极有精力的人的本能防范，但有侵犯到他们财产的行为，都使他们痛恨得咬牙切齿。

今天，福赛特家族的家人同大量客人混在一起，他们的身上都有一种整洁于平时的派头，和带着警惕和好奇的自信，十足地拥有一种光鲜的要人来致敬的态度。就像准备战斗的战士一样。索密斯·福赛特脸上常见的鄙夷神气今天已经传染到全部出席人的脸上。他们全都提防着对方。

他们这种潜意识的敌对态度，使老佐里恩家族这次宴会在福赛特家族史上成为一个重要的转折点，也即他们这出戏的开场。

有些事情是福赛特家人所不齿的，并非只是他们个人的痛恨，而是整个家族的痛恨；他们今天穿得尤其整齐，特别显出

名门望族那种派头，热情接待客人，故意强调自己的家世，和那傲慢的神气，均可说是源自这种痛恨。你要一个社会、集团或者个人现出本来面目，只有在大敌当前时，而今天福赛特家人警觉到的也就是这个；警觉使他们严阵以待。作为一个家族，他们第一次从潜意识感到和不明真相的麻烦事碰头。

一个高大健壮的人斜倚在钢琴上面，他就是史悦辛·福赛特。他上身平时只穿一件缎背心，插一根钻石别针，今天却穿了两件，还插上一根红宝石别针；缎衣领上面刮过胡须的方形老脸，颜色像淡黄牛皮，眼睛暗淡无光，无精打采。他和詹姆士是孪生兄弟，两人一肥一瘦，所以老佐里恩总是称他们为胖子和瘦子。詹姆士此时站在窗户旁边，想藉此呼吸一点新鲜空气；他跟史悦辛一样魁梧，有六尺来高，但出奇的瘦，好像出生以来就注定要和他兄弟扯平，以维持一个折衷的重量似的。他的身体老是弯着，这时正在旁观这个热闹场面；一只灰色的眼睛好像心事重重，有时候又停止思索，匆匆的扫视一下四周；爬满皱纹的削瘦的两颊，和胡子剃得留光的长长的上嘴唇，被一簇邓居莱式的大腮须包着。他手里拿着一件瓷器端详。靠近他的是他的独生子索密斯，正在和一位穿棕色衣服的太太谈话；索密斯脸色苍白，胡子剃得光光，深棕色的头发，头发比较稀疏；他把下巴偏向一边抬起来，鼻子显出上面提到的那种傲慢的神气，像在鄙视一只明知道自己吃不下的鸡蛋似的。他的堂弟高个子乔治，五房罗杰·福赛特的儿子；乔治一张胖脸带着奎尔普式^① 的奸黠神情，肚子里正在想一句自己常说的刻薄话。

① 奎尔普是狄更斯《老古玩店》一书中一个奸滑的角色。

簇拥在一起的是三位老妇人——安姑太、海丝特姑太（福赛特家的两位未结婚的老姑娘）连同裘丽（裘丽雅的昵称）姑太。这位裘丽姑太在自己年事已高，不顾自己的身份去嫁了体弱的希普第末斯·史摩尔。她在丈夫去世后，守寡多年，现在跟她的姐妹住在最小的六房倜摩西·福赛特家里，位于湾水路。三位姑太每人拿一把扇子，脸上各抹了一点淡妆，各自插一点惹眼的羽饰或别针之类，让人知道今天是一个隆重的盛典。

族长佐里恩本人因为是主人，因此站在屋子中间的灯架下面。他年已八旬，满头白发，油亮的额头，深灰色的小眼睛，一簇大白上须一直拖过自己坚实的下巴；他有一种族长的派头，虽然两颊瘦削，颧骨高耸，仍旧像永远保持着青春似的。他站姿挺拔，一双精明而坚定的眼睛，还没有失去清亮的光彩。因此，大家对他的印象是一点没有小人的疑虑和嫌恶的气息。多年来，他始终一帆风顺，所以人家对他自然而然产生这种想法。在老佐里恩的骨子里，压根想不到要摆出一副疑惑或者敌对的神气。

他和另处的四个兄弟，詹姆士、史悦辛、尼古拉连同着罗杰之间，既有不同之处，又有相似点。四个兄弟之间也很不同，然而又是一样。

这五张脸上虽然特点和神情各异，但也有一些相同点，也就是：各人的下巴，除表面不同外，都表现出一种坚强的毅力。这正是氏族的标记，它是从远古时代就传下来的，由于年代久远，难以查找它的来历，更无法研究它——这正可以代表和证明整个家族的历史悠远。

年轻一代的，如身材魁梧，体壮如牛的乔治，脸色灰白而勤劳的阿其贝尔德，和蔼而略显倔强的年轻的尼古拉；外表严

肃而自命不凡的坚决的攸斯迭司；他们也带着这个标志，也许不大显著，但是确实有；在这一家人的骨子里面，这是个擦不去的烙印。

下午有些时候，所有这些很不同却又极相似的脸色，时而都流露出一种猜忌的神情，被猜忌者显然就是他们今天到这里要见的那个人。

人们说飞力浦·波辛尼是个没有财产的年轻人，不过福赛特家的姑娘过去也有人跟这样的人订婚，而且还嫁过这种人。因此，福赛特家的人对这种人的怀疑倒也不光为此。事实是关于这个小伙子，在各房之间早有耳闻，他们自己也不知道猜忌的原因了。确实，关于波辛尼是有过这样的传说，说他曾经戴了一顶灰色软呢帽前去看望安姑太、裘丽姑太和海丝特姑太；本来为一种应酬式的拜访，他却戴了一顶半旧的灰色软呢帽，而且还是一顶又肮脏又老式的旧呢帽。“太特殊，亲爱的——真古怪——”，她们这样对他说。海丝特姑太路过那间又小又暗的穿堂时（她本来眼力不好），看见椅子上的帽子，还以为是一只惹人烦的野猫，心里想汤米怎么会找来这么一个令人难堪的朋友；她想把它吓走，直到看见帽子一动不动，心里很别扭。

就像一个艺术家把握一处景色，或者一个地方，或者一个人的所有特点，总会竭力去发现那些含义深远的细节；福赛特家族的人，在骨子里也是像艺术家一样，不约而同地都着眼在这顶帽子上；他们认为，这就是意义深长的细节；从这里，可以懂得这件事情的整个意义。他们每一个人都反问过自己，“我会不会戴如此的一顶帽子去作这样的拜访呢？”每一个人的答案都是“不可能！”有些想像力较强的人还会接上一句：“我

连想也不会想到戴它！”

乔治听了这事忍俊不止。显而易见，这顶帽子是为了开玩笑才戴的！他自己在这方面就是好手。

“很狂傲！”他说，“这个鲁莽的海盗！”

这句“海盗”的俏皮话就此广为流传，最终成为这家人提起波辛尼时最喜欢用的称呼。

自那以后，三位老姑太都拿这件事情来责备珍。

她们都说：“亲爱的，我们认为你不该纵容他这样做！”

珍回答得又轻松又蛮不讲理，还是往常的倔强劲。

“哦！那有什么？飞力浦一直不晓得头上戴的是什么！”

没有人会相信她如此荒唐的回答。一个人居然不晓得自己戴的是什么？纯粹胡说！

每个人都明白老佐里恩的全部财产要由珍继承，波辛尼能够跟珍订上婚，他沾光不少，可是他到底是个怎样的人呢？是的，他是个建筑师，但是这不足以成为他戴这种帽子的理由。福赛特家族碰巧没有人是建筑师，可是其中有人认识两位建筑师；但他们在伦敦交际季节作礼节性的拜访时，绝对不会戴这样一顶帽子。不妙呵！不妙！

珍当然从未见过这顶帽子，虽然她年纪还不到十九岁，但对服饰的挑剔，却是人人知道的。索密斯的太太往日穿得那么漂亮，可是珍还不是告诉过他羽饰太俗气吗？害得索密斯太太从此不敢戴羽饰，她觉得亲爱的珍说话千真万确！

各房的人虽然这样疑惧，这样反对，而且确实很不放心这门婚事，不过老佐里恩家请客，却不能不让他来参加。斯丹赫普门发请帖是件少见的事情，十二年来头一回；自从老佐里恩太太归西以后，确实就没有请过客。